

中国古代四大冤案小说

通州冤案·沈北山冤案

◆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古代四大冤案小说

通州冤案

灵岩樵子 著

司马丁 标点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北山冤案/(清)孙希孟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2
(中国古代四大冤案小说)
ISBN 7-5059-2439-7

I. 沈… II. 孙… III. ①古典小说-中国-清代②章回小说-中国-清代③长篇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204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州冤案/(清)灵岩樵子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2
(中国古代四大冤案小说)ISBN 7-5059-2439-7

I. 通… II. 灵… III. ①古典小说-中国-清代②章回小说-中国-清代③长篇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000 * 号

中国古代四大冤案小说

《沈北山冤案》《通州冤案》

孙希孟 著
灵岩樵子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湖南财经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5 插页 187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长沙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300 册

*
ISBN7-5059-2439-7

I · 1791

定价:(精) 13.80 元
全套 34.20 元

前 言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本《通州冤案》，所演故事，也是千奇百怪中的一怪：亲生母亲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故事发生在清代通州府。话说通州有个粮行老板王世成，三十多岁尚未娶妻，一向在外，干些寻花问柳之事。后来经蒋妈妈作媒，娶了徐家的大姑娘。这个姑娘原已婚聘，因对象死亡，在家守寡。于今两个单身结合在一起，倒也伉俪情深，十分和睦。王世成也收心做了好人，守在家里，专一经营粮行。结婚以后，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金定，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官保。官保七八岁时，送到周宅的私塾读书。那儿的老师，系如皋来的一个秀才，因考试失利，在此教蒙馆，为人学问精深，人品端正。官保入学后，这位钱正林老师十分喜受。不久，官保的父亲突然病倒，因那时迷信风行，除请医生诊治外，又请巫婆驱鬼。蔡婆说要念一千遍《金刚经》方可。于是去请和尚到家念经。

可是，《金刚经》尚未念完，王世成便一命呜呼了。又加七七四十九天道场。因这迷信，却引来一场奇祸。原来前来念经的小和尚纳云，见徐氏生得标致，便起了淫心。徐氏呢，也是水性杨花，在丈夫尸骨未寒时，便与纳云通奸。这件事金定首先发现，徐氏便威胁她不准告诉弟弟。金定怕母亲打骂，一直不吱声。后来被官保撞见，把和尚训斥了一顿，并警告他，如果再来，就报告他的师父，报告官府。徐氏老羞成怒，为了与纳云和

尚做长久夫妻，竟将亲生儿子杀死，砍成几块，放在缸里。

私塾的老师钱正林见官保几天未来上学，去他家询问。徐氏诡称到舅舅家庆寿去了。钱正林又到舅舅家去了解，根本未去。于是找金定了解，金定才将母亲杀了弟弟的事告诉老师。钱老师一气之下，写了一张状纸，告到荆知府那儿。那荆知府非常主观，认为哪有亲生母亲杀死亲生儿子的，认定钱老师包揽讼事，从中渔利，将他关进了监狱。亏得钱老师的妻子李氏有些主见，到荆知府那儿击鼓鸣冤，这才引起荆知府的重视。派了两个能干的公差一调查，自己也微服私访，才知道世界上确有这样的母亲。于是案情大白，群情愤怒。

这个案子，的确有许多使人警醒的地方。过去，这个奇案演成戏文，名曰《杀子报》，上座率特别高。但戏台上显示凶杀的场面，副作用也比较大。因此一度禁演。现在是难以看到这个戏文了。灵岩樵子留下这部《通州冤案》，应该说还是有其劝善敬恶的作用的。

序

目下世风浇漓，行同梟獍弑父弑母，时有所闻，社会人士，司空见惯，不足为怪！这一段通州奇案故事，尤为惊奇，却是生母杀子。在从前舞台上，即以该项事实，编排成戏，因名之曰杀子报，颇能耸人动听，每次出演，卖座力始终弗衰。推原其故，因剧中有徐氏孝堂勾引僧人纳云一幕，描摹逼真，故能引人入胜。后经社会当局禁演，遂绝迹于红氍毹上也。

二十年前，予在九亩地新舞台观是剧，改名通州奇案。该台素以布景著名，演至徐氏杀子一幕，当场出彩，从帐内掷出鲜血淋漓之蜡制手足，令人为之惊心触目，呜呼，虎毒不食儿，而徐氏竟胜于虎矣！

予作是书，抱挽回颓风之旨，叙事则不厌求详，独不敢稍涉淫秽，俾人人可读，深愿人人勿效王世成之好色，徐氏之淫荡，而以本书为炯戒焉。

灵岩樵子

目 录

通 州 冤 案

第一回	赶功名甘泉访友 收账款东霸嫖妓	(1)
第二回	贪美色资情作乐 失钱财丧气垂头	(5)
第三回	写笔据味良敲诈 想财香蓄意为媒	(9)
第四回	落孙山喜获麟儿 走早道惊逢强盗	(13)
第五回	作冰媒妖烧意合 完花烛伉俪情深	(17)
第六回	游古寺题诗粉壁 归故乡养晦蓬门	(20)
第七回	别妻母出门谋事 育女儿设筵联欢	(23)
第八回	训愚蒙宿儒教书 返极乐老僧示梦	(27)
第九回	怜落魄收来稚子 喜满怀又得佳儿	(30)
第十回	进学塾苦攻书史 卧床衾病入膏肓	(32)
第十一回	念经文眼去眉来 归地府命尽禄绝	(39)
第十二回	守灵堂超度亡魂 失名节结交和尚	(42)

第十三回	放学归察破奸情 绝裾去激怒淫妇	(44)
第十四回	姊怜弟书房送信 母恨子卧室餐刀	(48)
第十五回	为学生告状收监 救丈夫鸣冤击鼓	(53)
第十六回	扮测字众惊神验 走长街独访奸僧	(58)
第十七回	问真相姑娘哭诉 见公差淫妇心慌	(64)
第十八回	审奸情熬刑抵赖 传对质招供申详	(69)
第十九回	尽孝思一言诀别 杀子报大快人心	(73)
第二十回	种善根富贵双全 享高寿祖孙三代	(75)

沈北山冤案

第一回	荀北山进京纳监 韩观察设席宴宾	(85)
第二回	老师傅怜才成美事 新进士衣锦得荣归	(92)
第三回	荀庶常再婚贝氏 贝小姐初拒荀郎	(99)
第四回	拒新郎两番设奇计 念旧交三友赠多金	(105)
第五回	逢故友酒楼述奇人 灭天理罗庄夺基业	(112)
第六回	赛西施重造翠微园 罗干蛊监禁水心亭	(119)

第七回	登长城少年雪涕 见宗室北山处馆	(126)
第八回	同丰堂饮酒高谈 菜市口伏尸痛哭	(133)
第九回	郁忠愤挂冠归去 莽风尘到处蹉跎	(140)
第十回	半载飘零太史落魄 轰天霹雳编修上书	(147)
第十一回	吴孝廉书斋阅新闻 荀编修衙门骂老贼	(153)
第十二回	抡封章挥拳咬指 降上谕革职下牢	(161)
第十三回	狱中初吟感事诗 海上发售鬼域编	(168)
第十四回	论维新初翻点将录 读序文归结轰天雷	(174)

第一回 赶功名甘泉访友 收账款东霸嫖妓

水天一色的长江中，却有一叶扁舟，满扯着逢帆，乘风破浪前进。那舟中坐着一人，手里执着一卷书，看了一回，觉得有些倦了，抬起头来，望着窗外，浏览江景。这时阳光正照在江面，后浪催着前浪，溅出无数金黄色的水花，煞是十分好看！

你道此人是谁？乃是一位饱学秀士，姓钱，双名正林，江苏如皋县人，为人温和达礼，仪表端方。他有几个莫逆好友，如太仓胡国初，泗水柳青溪，甘泉褚光伯。这三人都都是鸿门之客，知名之士。因乡试在即，他就买棹到金陵来，进取功名。

船行甚速，这日路过甘泉，他忙命舟子停泊江岸，舍舟登陆，迺到褚府造访。褚光伯闻说故人到来，倒屣相迎，揖坐之下，彼此叙谈阔别。饭罢，挽手同游甘露寺，又游虞姬祠，见壁上有碑，刻着项羽所作垓下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钱正林看罢，慨然长叹道：“自古英雄，不胜屈指，皆被妇人所误！虞姬一贤姬也，无如项羽愚于钟情，曾记虞姬尚有和歌。”便朗诵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歌毕，叹息不已！

于是携手同观佛像，参拜三清，复游后殿。再行数武，有修竹数竿，古柏两株，宛若蟠龙播凤，只见一座小小院落，十

分清幽雅致，遂信步而入。一个沙弥笑面相迎，道：“二位相公请里面坐！”钱、褚二人欣然随沙弥入室。小沙弥献茶罢，老僧前来合掌道：“阿弥陀佛，二位相公贵姓，从何处来？”钱正林道：“在下姓钱，名正林，如皋县人，因往金陵乡试，路过相访，拜得佛缘。”老僧道：“阿弥陀佛。”褚光伯道：“在下就是本城东条巷中姓褚，名光伯。”老僧听说，连连稽首道：“原来是褚太史家的大少爷，有失远迎，祈勿见责。”茶罢，老僧引导二人各处游玩了一番。

褚光伯对钱正林道：“钱兄何妨在此盘桓数天，小弟舍下尚有一小事，须缓三四天，与兄同到瓜州过江赴金陵，也好同寓，待场事毕后，又可同返扬州，岂不美哉？”钱正林闻听此言，正中心怀，遂问老僧道：“宝刹中未识能暂寓数天否？”老僧道：“小刹中地方湫隘，对河白云庵中，最为清静，后有一座读书楼，望去不远，即是玄都观，四面楼阁，如同画轴一般，十分相宜，况彼庵中，乃是老僧的徒弟掌管，待老僧奉陪二位相公去看看，倘钱相公合意，别说数日，就是盘桓一年两载，也可使得。”

当下老僧陪同渡河，走进山门，只见翠竹苍松，茂林修竹之间，殿阁楼台，四面围绕，时值八月中秋，鸟语花香，木樨扑鼻。自进山门，约有里许，俱是大竹，当中一条甬道，进了天王殿，方是大雄宝殿。钱、褚二人只顾参佛，老僧随进内堂，通知徒弟法云和尚出来迎接，老僧说起两位相公，要借寓书楼。法云道：“好极好极，难得贵人到此，实乃三生之幸。”即忙合掌引导到书楼上。这书楼果然雅静，上悬一联云：“雨后静观山意想，风前闲看月精神。”乃属乾隆御笔。正林道：“此地甚好。”钱、褚二人游玩已毕，即辞别老僧并法云

和尚，回归府第。

是夜钱正林仍在舟中。次日清晨，即唤脚夫等人，将行李起至白云庵中书楼暂住，有时读书题吟，有时散步闲游，无拘无束，到也自在。那里沿河一带，俱是庵观寺院，忠孝节义坊祠。他信步走进一庵，自进山门至大殿，再至两庑及后殿，绝无人声，但四面一看，却甚清雅，暗想为何僧人全无？心甚疑惑，漫步到一个所在，但见硃漆双扉掩闭，窗前悬着翠竹丝帘。侧耳一听，似有女子笑谑之声，不禁更加心疑，心想：“佛地洞天，何来女人藏匿？”推开双扉一看，见是几个年轻女尼。

内中有一年近四旬的，将身立起，开口便叫道：“相公请坐！”钱正林听他叫唤，思量转身退出。不想里面又来了个带发的女尼。身穿一件淡蓝道袍头换风髻，貌似桃花，娇滴滴的说道：“相公，不妨里面少坐。”钱正林回头一看，到弄得进退维谷，只好跨将进来，四面一观，东壁图书府，西苑翰墨林，一切陈设，无不位置得宜。只见那两个小尼俱掩口而笑，献上茶来。再三请他坐下，叩问姓名。钱正林含糊对答了几句，自思：“我等读书人，希图上进，况彼辈女尼，又在清静佛地之下，岂可妄生淫邪之心？”少坐片刻辞别回楼。

少顷厨人送夜膳至，钱正林将此事备细告知厨人。厨人道：“此处本来单身男子到不得的，这女尼庵中，不知坏了多少好男子了，幸亏相公正色不乱，要是着了迷，只怕有性命之忧！”钱正林听了此言，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但自此以后，凡见女色，俱不敢动心，是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钱正林有此一番正色不乱之事，所以后来长子钱云卿，甲午科举人，次子钱霞卿，庚辰科进士，就在这一点正色不乱而得。

却说南通州南门外天齐庙巷，有一姓王名世成的，他父亲在日，经营粮食交易，生意甚是兴隆，所以日用有余，积成数千金事业，世成仍续父业，比父在日，生意更加热闹。一日出门收账到芜湖地方，路经东霸，有几家往来，必须结算，故而耽搁了数天。那一日几家账目算清，约共算得二百余金，自付道：“为人在世，理当陶情作乐，方始不枉半生辛苦，最妙要一个知己朋友，可以谈谈说说。”

他正在寻思之际，对面摇摇摆摆来了一个书生模样的人，走将近前一看，却是认得的，就是东街上的施兰卿，彼此见面，正是他乡遇故知，莫不喜出望外。王世成道：“请了请了！施先生到此，有何贵干？”施兰卿道：“不瞒王兄说，因我年近四旬，膝下犹虚，虽有万贯家财，要他何用？故此心中闷闷，常思出外闭游，希望有个巧遇，娶他一个侍妾回家，倘能生下一男半女，接续施家香烟，我也对得住祖先了。”王世成道：“施先生的话，说来却是真情，想我年逾二十，尚未娶妻，也不是个了局。施先生，我与你搬到一个寓中，免得寂寞。”施兰卿点头道：“极好极好！”

二人遂移住一处，朝夕同出同入，形影不离。世成暗忖：“这施兰卿，乃是通州城内的财主，即使他化用一点钱财，也不妨事，最好与他说成一个妾，要拣风流标致，动他的心，我就可以时常到他家里走动。”心中转到这个念头，不论大小事情，总是十分奉承，同他到一个院子里，心想：“寻一个乖乖巧巧能言善辩的妓女，哄骗他的钱财，倘能钱财骗到妓女之手，我便再用巧计阴谋，将这妓女娶他为妻，那不是这钱财稳稳的到我手中来了吗？”想着这条计策，因此每日劝施兰卿寻花问柳。

那东霸地方，虽是一个水码头，究属市镇，却没有绝色女子，又没有大院子，只有那半私半官的人家，当地人称做四不相。玩了几天，总不如意，世成想来想去：“不如同施兰卿到芜湖去，那芜湖的码头，是几省通衢的要道，各路客商往来，远胜东霸，一则我自己有事要到芜湖，与那两家行中算账，乃是顺便；二则到那个地方，自有大大的院子，内中定有得意的妓女。”算计已定，对施兰卿道：“这里真是个乡僻所在，无甚顽耍，我想到芜湖去顽几天，不知尊意如何？”施兰卿道：“好极好极！我正想到芜湖走一遭。”因二人正在情投意合之际，言语莫逆之时，王世成又是百般奉承，所以施兰卿无不言听计从，样样依他。施兰卿道：“今晚没事，我与你再到那小院子内顽顽，明日动身往芜湖如何？”世成鼓掌称妙！二人随即换了一身华丽衣服，施兰卿带了几百银子，携手同行，进了童子巷，就来到那柳二娘家中。

柳二娘见是昨日来的施相公王大爷，忙不迭含笑相迎，引进接待，连忙叫道：“大姑娘！二姑娘！快点出来接客！”那大姑娘出来，拍手哈哈大笑，一把扯住施兰卿道：“到房里去坐！”那二姑娘一手将手帕儿掩住了口，一手拉住王世成道：“我正要寻你，快点到房里去说。”柳二娘看见他一人拖一个，都到房里，就有整锭的银子，乐得什么似的。

第二回 贪美色姿情作乐 失钱财丧气垂头

施兰卿与王世成二人，当晚宿在柳二娘家中，恣情取乐，

不必细说。次日清晨梳洗已毕，回到寓处，收拾好了行李，买舟起程往芜湖去，那王世成便走到江边来雇船。

在江边有一种船户，名唤邵伯划子，其船中舱宽阔，船梢上住有家小，惯做这项买卖，用两个年轻美貌的妓女，认作自己亲生的女儿，或是认作亲戚，遮饰闲人耳目，客人上了他的船，他就千方百计，引诱客人心热，错入他的圈套，那钱财就肯使用。往往有些年轻子弟，初次出门作客，遇着这等船户，到了他的船上，他就将船开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或是大河湾头，或是大江边上小港中，停泊着了，今日不开船，明日不解缆。如其客人问他，何不开船？他总推说风水不好，不能开船，他就一天一天使这客人在他船上，收银钱用尽。如遇出门办事或收账回来，弄得囊橐尽空，不得回转家乡，见不得父母，半途轻生，数见不鲜。此等船户，就如杭州钱塘江边，亦然不少，不知害了多少富家子弟，年轻客商，倘若命不该绝，弄得求乞回家，实属害人不浅！

这时王世成雇船。刚刚雇着一只邵伯划子。有一个年老的船家，一见有人雇船，将他身上一看，穿得十分体面，船家一想有一个好生意来了，连忙上前，笑脸相迎，说道：“客人，可是要雇船到那里去的？”王世成道：“正是，我要到芜湖去，祇有两个客人的衣箱行李，并无货物，可要多少银子？”船家道：“请你客人，且到船上少坐，价钱总是好说的。”一手搀着王世成的手，一手拿了一根篙子，一头搭在岸上，一头捏在手内，叫道：“客人走好！”王世成即便一步一步，从跳板上走到船头上。船家高声叫道：“客人到了，快点出来！”那舱内的人，连忙答应道：“来了来了！”走出一个三四十岁的妇人，身穿布糙衣服，却也洁净净净，那尖尖玉手把王世

成衣袖握住，堆着笑脸叫道：“客人走好！”

王世成到中舱里坐下，四面一看，船中陈设，非常华丽，五色玻璃，四面冰雪镶嵌，当中放着弥陀榻，俱是用大理石象牙镶就，两边单靠茶椅，舱底俱是单铺，收拾得纤尘不染，看罢，心里已经有几分合式。那妇人奉上茶来，碗盖一开，一陈清香，却是武彝毛尖，连忙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忽然从舱里走出一个年轻女子，出落得风流妖娆，故意在王世成面前走过，要到那前舱去。

王世成一看，心里早就一跳，忙向船家道：“到底要多少船钱？”船家笑道：“客人是出门惯的，不必问价，只要伏侍周到，随客人多赏赐些就是了。”王世成见他如此模样，加着心中热烘烘，也不管船价贵贱，默付：“只要他肯载我们到芜湖去，也许同这女子有点缘分，也未可知！”心中这般想，嘴里就说道：“与你十两银子，好不好？”船家道：“客人吩咐，我们多少不敢争。”王世成坐了片刻，随即带同船家，到寓内搬了行李衣箱等物，邀同施兰卿一同下船，船家立刻解缆开船。

其时日已向午，将船开到张家湾泊停。那张家湾地方，沿江俱是芦苇，足有二三里路宽阔，芦苇之中，有一条小港，岸上有数十家人家，都是捕鱼为业，一带绿杨，虽则是小村落，到也有点山明水秀的气象，所以船家将船停泊，就拿了一只筐篮，提了那酒瓶等物，上岸去购买菜蔬。

那中年的梢婆，他就到中舱里来，客人长相公短的奉承，不知说了多少闲话，说了半晌道：“二位相公，觉得船中寂寞，不如拿一副骨牌来，与相公消遣消遣，岂不是好？”王世成心中正想那年轻女了，愁着无门可入，听梢婆说声打牌，便接

口说道：“妙极妙极！你去拿来，但是我你三人怎样打法？总要四人方可。”梢婆道：“相公要打牌，自然叫一个来陪你就是了。”

他一边说，一边转进后舱，一手拿了牌，一手拉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出来，口内说道：“乖孩子，你来陪陪相公们打两圈牌。”那女子一手拿手帕儿掩住了嘴，一手攀住门口，格格的笑了一阵，这才将金莲一跨，跨将过来。那王世成与那施兰卿，本是好色之徒，看见金莲跨起，真正是三寸还不到，不由的心荡神迷，用目一看，却不是方才走过的，生得更加风流，眉如新月，眼似秋波，姣姣滴滴，走到面前，未曾开口，先是嫣然一笑，徐启朱唇问道：“相公尊姓大名？”

王世成笑迷迷的答道：“我贱姓王，他姓施，方才看见你们船上还有一个比你长一点儿，是你何人？”那女子道：“他是我家姊姊，你要问他做甚么？”王世成道：“何不叫他出来？”那女子就唤道：“姊姊别躲了，叫你出来！”王世成道：“你叫什么芳名？他叫什么芳名？”那女子道：“我小名叫素兰，他叫素娥。”王世成鼓掌道：“好两个香艳的名字！”当下素兰、素娥兰卿世成四人，坐下打牌，一会梢婆拿点心进来，十分可口。施、王二人，就此在船中作乐，膳必山珍海味，夜宿必定成双，不必多表。

那船家向做这行买卖，停泊张家湾，一连数日，不说起开船。施、王二人，乐以忘忧。王世成也不忍到芜湖收账，施兰卿也不忍远离，朝朝作乐，夜夜成双，一住半月，船家一算，虽说过船金十两，但是天天酒饭钱，尚有二女子出厢之资，算来不少，这才开船，直往芜湖，到了码头，施、王二人，还在船中耽搁二天，方始上岸。